黔东南日报

文艺副刊

2026年10月1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:吴方超 校检:王 忠 E-mail:qdnrbfk@163.com

5版

□ 谭元炀

铁溪的四季

每次去镇远铁溪,我总会想起吴均的《与朱元思书》和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。

一篇是南朝文人寄情山水的清丽小品,一篇是清代小说家寄托神灵的奇幻笔墨。一个以“风烟俱净,天山共色”写尽了士人面对奇山异水时的息心忘返,一个以“龙神嫁妹”的诡谲传说为这片黔东峡谷蒙上了敬畏自然的古老面纱。这两部相隔千年的作品,竟在一处偏远的苗疆溪谷中奇妙地相遇了。吴均笔下的富春江与吴敬梓虚构的铁溪,仿佛两条平行的溪流,在我的想象中交汇、流淌,最终汇成了我对铁溪四季的全部记忆。

春日的铁溪,奇在一种含混而蓬勃的生机。初入峡谷,便觉吴均所言“夹岸高山,皆生寒树”绝非虚笔。那“寒”字用在别处或许不妥,用在铁溪的春天却格外贴切——那是冬日残留在溪谷深处的凉意,尚未被春阳完全驱散,与枝头新绽的嫩绿形成一种清冽的对比。溪水从石缝间渗出时是微弱的,几乎听不见声响,可走着走着,不知何时,两旁的水声便渐渐丰满起来。“泉水激石,泠泠作响”的清脆,伴着不知名的鸟鸣“嘤嘤成韵”,像极了吴均描述的那种和谐。然而铁溪的奇,在于它从来不肯完全服从文人的想象。有时你循着水声走去,却发现那声音来自一片崖壁上渗出的水珠,一滴一滴,落入下方被苔衣覆盖的石臼中,发出空灵的回响;有时你以为前方无路,转过一块巨石,却见一挂细瀑从数丈高的地方跌落下来,在阳光下碎成万千条晃眼的银线。路边的白色紫茉莉开得正好,这是我在别处从未见过的,像是铁溪独有的春信。

待到入夏,铁溪便换了一副面目。如果说春天的铁溪是一首清新的小令,那么夏天的铁溪便是一阕深邃的长调,幽静得让人不敢高声。两岸的草木疯长,将峡谷上方的天光遮得严严实实,纵是正午,溪畔也笼罩在一层幽暗的绿意之中。吴均写“横柯上蔽,在昼犹昏”,在别处读来或觉夸张,在铁溪却只觉得他写得还不够。沿着人行步道往里走,绿荫越来越浓,水声越来越密,暑气被一层层剥去,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沁入骨缝的清凉。铁溪的水是蓝色的——那种宝蓝,沉静而深邃,像是凝固了一段天空在里面。行至龙池,水色愈发浓酽,深不见底,据说即使山洪暴发、河水倒灌,这池水依然蓝得不动声色。这便让我想起吴敬梓写龙神嫁妹的传说:正月十八,满城人家关门闭户,谁也不敢偷看龙女出行的仪仗,怕惹来疾风暴雨。传说当然只是传说,可站在龙池边上,看着那汪毫无来由的深蓝,你会觉得,这池水底下确实藏着什么,它不打算让你知道,你也最好不要去探究。这种幽深与敬畏,恰是《儒林外史》里那个荒诞的镇远风俗真正想要传递的东西:山水自藏威严,人当知所进退。

秋天大约是铁溪最慷慨的季节。“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”两句,我以为宜在秋日诵读。夏天的幽暗褪去,天光变得高远而清朗,峡谷中的色彩丰富起来。枫叶从浅红到深绛,银杏从鹅黄到金黄,修竹依然青翠,松柏依旧墨绿,间杂着不知名的灌木上挂着的朱红果实,像是谁不经意间点缀的颜料。溪水在秋天也格外清澈,少了夏日的丰沛,却多了几分明净的从容。水底的卵石历历可数,小鱼在石缝间游弋,偶尔一摆尾,便钻进石影里去了。这条路是当年士大夫南迁时常走的,明代有个叫祈顺的人写过:“镇远多佳山水,其去郭而近者,铁溪为甚,士大夫南迁者多游焉,或不得游则有为恨者矣。”我想象那些被贬谪的官员,骑着瘦马走过古驿道,满腹心事被铁溪的秋色一一卸下。吴均说“经纶世务者,窥谷忘返”,大约正是因为山水比人世更懂得宽容。

冬天的铁溪,则是寒的极致。游人稀少,峡谷中安静得只剩下风声和偶尔冰凌断裂的脆响。水瘦了,石露了,那些在春夏秋三季被溪水淹没的、被草木遮掩的石头,此刻全都裸露出来,呈现出一种铁锈般的赭红色。这才想起,铁溪之名原与铁有关:两岸崖壁的岩层含铁,雨水冲刷后泛出金属的光泽,古时乡民取冰凉的溪水淬打铁器,地名便由此而来。冬天的铁溪,卸去了所有的伪装,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矿石,粗粝,冷峻,真实。偶尔有雪落下,薄薄地覆在石头上、枯枝上,黑白分明,像一幅未完成的版画。这时节的溪水不再喧哗,只在石头底下隐隐作响,仿佛在积蓄着什么,等待来年春天再一次的奔涌。

我常常想,铁溪之所以让人一再造访,大约是因为它从不重复自己。吴均和吴敬梓各自从山水中看见了不同的东西:一个人看见了可以托付心事的奇山异水,一个人看见了值得敬畏的神灵禁忌。而铁溪对此毫不在意。春天它长出新鲜的枝叶,夏天它蓄满幽深的潭水,秋天它点燃满山的色彩,冬天它裸露出本色的骨骼。它不因文人的赞美而温柔,也不因俗世的传说而神秘。它只是在那里,在镇远城北四里之外,保持着山水本该有的样子。

离开铁溪时,我又想起了那两个人。吴均的《与朱元思书》只有短短一百四十余字,吴敬梓关于铁溪的笔墨也不过一段小小的插曲,可他们留下的东西,却比那些刻意镌刻的石碑更长久。山水不朽,而人对山水的理解,也在不朽之中缓缓生长。铁溪的四季,便是这场漫长对话中最生动的注脚。

□ 徐德俊

夜游下司古镇

2026年中秋节前夕,应友人邀约赴下司古镇小聚。晚饭后,我们一行泛舟于碧波荡漾的江面,尽情领略下司的江天夜色。

夜泛清水江,总想起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那两篇同题文字。同样是一水绕城,古埠留痕。只是秦淮河浸着江南脂粉旧梦,而苗岭深处的下司,自有一番清寂悠远的怅惘。

电动小舟缓缓驶离码头,破开江面粼粼波光。江水自苗岭层叠的远山奔泻而来,到了下司,忽然收束奔涌之势,变得舒缓温婉,当地人唤它青丝河。溯流望去,此地得名“下司”,源自明代土司建制:洪武年间设平定长官司,这里是长官司下游的分司治所,故称下司。这江水曾托举五百年苗疆的风云起落。历史上,苗族在王朝拓殖中经历的苦难,令人唏嘘。

可苦难并未彻底断绝这片土地的生机。待到烽烟稍歇,清水江航道再度复苏,昔日木船衔尾,帆影蔽江。粤闽湘赣的百货自水路入黔,山中桐油、药材顺流东下。码头之上,人声马嘶此起彼伏。禹王宫、福建会馆、广东会馆依次立在江岸;江南马头墙与苗家吊脚楼比邻而居。阳明书院播撒知行合一的哲思,观音阁烟气袅袅,三元宫静守道家清韵。儒释道文脉与苗寨乡风在此相融共生。

遥想当年,群山万壑阻隔,行路何其艰难。四方客商唯有循着江水,踏浪而来,一寸一寸翻越险滩峭壁,耗费数月光阴方能抵达这方水岸。山川不变,而人世流转到今日,高铁飞驰,银燕凌空,千里之途,朝发夕至,一日便可往返。一念及此,便生出“人生须臾,江山不老”的慨叹。一代代舟子、商贾、旅人都随流水远去,他们的悲欢与奔波,消散在江风里;唯有这苗岭群山、这一条清水江,静静伫立,看过一轮又一轮人间聚散。岁月翻卷,江上帆楫早已远去,水运喧嚣隐入故纸。唯有被脚步磨得温润的青石板,静静留存旧事,指尖抚过,便生出一缕怀古的轻愁。

小舟初游,夜色里的下司光景动人。中秋将近,一弯新月悬在墨蓝天际,古镇牌楼翘角凌空,沿河吊脚楼次第铺展,串串红灯笼沿着木楼廊檐绵延,暖黄灯带勾勒出层叠屋宇的轮廓,灯火坠入江面,随微波荡漾。风雨桥流光婉转,光束轻落水面。街巷游人往来,不少外地姑娘身着华丽苗绣盛装,银饰叮当,倚古建、临江畔拍照,银冠红衣在灯火里熠熠生辉。古镇就在这一江灯火、笑语人影之间,焕发出鲜活的人间意趣。这般迷人景致,待到小舟靠岸,竟让人不舍离船登岸。

踏上夜色笼罩的古码头青石,远望熙攘街巷,白日到访下司所见画卷,如山水长卷徐徐铺展眼前:晴光漫过起伏江岸,徽派马头墙凌空翘举,苗家吊脚楼悬于坡岸,木楼廊柱、雕花窗棂,在地面投下深浅错落的影子。青瓦屋舍顺着山势层叠铺展,一面临碧波,一面倚青山。古巷青石板被百年脚步磨得莹润,石缝间缀着细碎青苔。风雨桥横卧江上,飞檐层层,木廊通透。游人缓步穿行街巷,笑语轻柔,各色民族风情点缀其间。立于扇形古码头的青石台阶之上,眺望一江碧水环抱古镇,远山含黛,云影在江面缓缓游走。新旧屋舍彼此映照,古建文脉与新生烟火相融共生,心底油然而生欣喜。时代奔涌向前,日新月异,古老文脉并未湮灭,反倒在崭新的人间烟火间重新舒展。我并不厌弃这份热闹,古埠本就因交流而生,当年舟楫迎来送往,今日往来游人,不过是换了模样的远客。世事迭代,是自然的节律,旧的繁华落幕,新的生机又缓缓生长。

待到彩灯渐次收束,街巷人声慢慢淡去,远山晕染成一片沉静的黛青。街头只剩零星游人还在寻店投宿,白日的喧嚣渐渐沉降。我再度登舟,重入江中。

船行至江面开阔处,熄了引擎。小舟卸去机械的躁动,任由流水轻轻托举,随波缓缓漂荡。两岸灯火不再连片喧腾,只余下疏疏落落几点微光,静静垂落水面,不再有晃动的金红碎影。石桥与吊脚楼的轮廓,隐在半明半暗的夜色里,淡成剪影。没有彩光划破夜幕,唯有月华清浅,漫过群山,铺在江面上,柔和无痕。

江风褪去方才裹挟的市井烟火,只携着岸边草木与泥土淡淡的清芬,缓缓拂过肩头。耳畔再无游人笑语、银饰叮当,只剩江水摩挲岸石的低吟,还有秋虫断续浅唱,一声一声,从容自在,漫过岸边野草。天地仿佛收窄,世间万物都安静下来。尘世的纷扰、怀古的沉郁,都随水波慢慢化开。

此时静坐舟中,心也一同静了下来。千百年间,江上往来行人,或奔波谋生,或避乱流离,或如我一般寻幽览胜。他们见过同一片山月,听过同一江涛声。山河恒在,人事代谢。不必执着于追念远去的帆影商歌,也不必贪恋街市的灯火繁华。人世熙攘时,可观众生百态,见时代向前;万籁渐寂时,独泛轻舟,静听江声,便可寻得内心安宁。怀古虽有轻愁,感念新生却满怀欢喜。不必遁入深山隔绝尘世,亦不被俗世洪流裹挟。舟中静坐,思绪可随江风越过苗岭群山,去往遥渺远方。

旧时帆影已然消散,江水依旧东流。那些沉淀在会馆与书院里的文脉,那些萦绕在农家小院的人间烟火,依旧随江风流转。我于此安放身心,怀着对往昔的沉吟,对当下的欢喜,也怀一份悠远的憧憬。我们只是这片江山短暂的栖居者,有幸目睹古埠重焕生机,有幸在喧嚣尘世寻得这一处动静相宜的角落。这清水江的柔波,古镇的晨昏,江上静泊的小舟与山巅不变的明月,便是我寻觅已久的栖居,是苗岭山间独有的诗与远方。



杨光磊新作《黔东南苗族文艺大观》出版

本报讯(通讯员 杨育泽)日前,杨光磊编写的《黔东南苗族文艺大观》一书,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。今年80岁的杨光磊,系黔东南州文化局原局长、黔东南州文联原主席,于2006年退休。20年来,他退休不退志,一直坚持积极作为,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写到老,坚持从事黔东南州民族文化的研究,坚持在苗族文化的沃土中辛勤耕耘、著书立说。之前,就已出版过《民族文苑耕耘录》《勤勉人生——黔东南文化事业发展纵谈》《苗岭放歌》和《崛起的青山》等著作。

《黔东南苗族文艺大观》一书,共计彩图18页,图片40幅,正文545页,45.8万字,基本上将黔东南州苗族的民间文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文物名胜古迹、文学创作艺术创作成果、文艺研究成果、文艺评奖文艺活动、文艺人才成长情况等7个大类,统统作出了一个宏观的梳理,从创世时期的铸造日月歌谣到当今时代的文艺人才群体成长,从雷公山深处高大的高排芦笙到清水江边小巧玲珑的夜箫,从“嘎别福”古老浑厚的音阶到《想念毛主席》的现当代优美旋律,均囊括其中,林林总总、琳琅满目,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黔东南苗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,感受到了苗族人民一代代以来在文化艺术创作上的聪明才智,感受到了1949年以来全州苗族文艺“百花齐放”而取得的累累硕果。

有关专家认为,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“大观”之书,是涵盖黔东南苗族文艺上下、前后、左右的一部大典,是对艺术门类的一次大梳理、大汇总,可令读者徜徉在字里行间时,不由产生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。

□ 杨宗和

千年鼓鸣

烽火烟雨,缠绵了思州山河。在岑巩这片浸润着千年古韵的土地上,有一种声响穿越岁月烽烟,自春秋战国的牂牁古道走来,踏过武侯南征的苍茫,掠过市井烟火的喧嚣,岁岁回响,生生不息。

——这便是思州战鼓。她不是转瞬即逝的喧嚣,也不是刻意雕琢的表演,而是镌刻在黔地山川肌理、流淌在土家苗侗儿女血脉里的文化脉动,是思州大地跨越千年、从未断绝的精神回响。

每一声鼓点,都是时光的絮语;每一曲鼓韵,都是文化的传承。当厚重的鼓棒落下,沉浑激昂的鼓声破空而出,时而如群山奔涌、万马齐鸣,雄浑浩荡震彻山河;时而如溪流婉转、清风低吟,温柔缱绻,抚慰人心。一张一弛之间,是思州人的铁血风骨,是西南边陲的民俗烟火,更是一代代思州各族人民薪火相传的赤诚与坚守。

溯源思州战鼓,其根脉深植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,伴着时代的兴衰起落,在岁月淬炼中沉淀出独有的厚重底蕴。远古时期,这片群山阻隔的西南秘境,山高谷深、古道崎岖,先民们依山而居、逐水而生。彼时的战鼓,并非娱人耳目的乐声,而是乱世之中的号角、沙场之上的旌旗。战国年间,将士以鼓为令,鼓声起,则列阵出征、奋勇杀敌;鼓声续,则凝心聚力、守卫疆土。厚重的牛皮大鼓,承载着保家卫国的赤诚,震荡着边陲大地的浩然正气,成为古时军队指挥号令、提振士气的核心载体。

岁月流转,战火渐息,烽烟散尽,思州战鼓并未随着古战场的沉寂而销声匿迹,反而走出金戈铁马的沙场,温柔融入民间烟火,完成了从军事战鼓到民俗乐魂的蜕变。史载三国时期,诸葛亮率军南征,曾在思州之地擂鼓布阵、以鼓助威,平定边陲乱象。这场跨越千年的历史往事,为思州战鼓镌刻下浓墨重彩的人文印记,也让激昂的鼓韵多了一份家国安定的温情期许。

千百年来,思州战鼓早已突破民族的界限,成为岑巩及周边地区土家族、苗族、侗族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、共同传承的文化瑰宝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各族儿女朝夕相伴、和睦共生,将各自的民俗风情、精神期许融入鼓点之中,让单一的打击乐衍生出多元包容的文化内核。它不再属于某一个族群、某一方土地,而是凝结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智慧与情怀,承载着民族团结、守望相助的美好初心。逢年过节、春耕秋收、婚丧祈福、节庆盛会,必有鼓鸣。咚咚鼓声,驱散山野的寂寥,慰藉耕耘的辛劳,承载着百姓辟邪除灾、祈福纳祥、岁岁安康的质朴心愿。

过去的思州农村,战鼓是刻在烟火日常里的浪漫与力量。那时没有繁复的舞台道具,没有精致的演出服饰,一面牛皮大鼓、一双质朴鼓棒,便是全部的诗意与热忱。春耕落幕,农人擂鼓庆耕耘,感念山河馈赠、期盼五谷丰登;秋收丰年,万民击鼓贺丰收,欢庆颗粒归仓、岁岁有余;新春佳节,鼓声响彻村寨,辞旧迎新、祈愿平安。老鼓手端坐鼓前,指尖起落间,鼓点铿锵有序、章法有度;年轻后生紧随其后,凝神聚力、节奏齐整;小娃娃围站在鼓边,侧耳聆听、满眼憧憬。鼓声穿过青瓦木楼,掠过田埂阡陌,飘荡在青山绿水之间,让静谧的思州山野,年年岁岁,烟火滚烫、生生不息。

思州战鼓的魅力,在于她灵动多变、刚柔并济的鼓韵章法。历经千年打磨,先辈们留存下丰富完整的鼓谱、锣谱与阵式,每一段鼓点都暗藏玄机、意蕴悠长。急促时,鼓点密集如雨、跌宕铿锵,似山洪奔涌、铁骑奔腾,尽显山河壮阔、万物昂扬;舒缓时,鼓声低沉悠远、绵长温柔,似晚风拂林、流水潺潺,藏尽岁月安然、人间温柔。击鼓之人身心合一、情志相融,听鼓之人凝心静气、心生暖意。起落的鼓点之间,是自然的韵律,是岁月的节奏,更是岑巩人坚韧坦荡、向阳而生的精神姿态。

山河不负文脉,坚守终得回响。当人们回望乡土、重拾非遗,思州战鼓这颗隐匿在黔东南群山之中的文化明珠,终于再度绽放光彩。近年来,思州战鼓成功入选贵州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这份殊荣,是对千年鼓韵的认可,更是对文脉传承的期许。沉睡的古鼓被重新唤醒,散落的技艺被系统梳理,濒危的民俗被悉心守护,千年非遗终于走出山野、走向大众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

如今的思州大地,鼓韵重兴、薪火再燃。为守护这份千年文脉,当地深耕非遗保护与传承,寻访老艺人、整理古鼓谱、记录老阵式,将散落千年的鼓乐技艺系统留存、完整传承。曾经口口相传、师徒相授的传统模式,渐渐迭代为校园传习、社团研习、公益教学的多元格局。中小学校园里,增设非遗鼓乐课程,稚嫩的双手握住古朴的鼓槌,少年孩童目光灼灼、认真研习,清脆激昂的新声鼓韵,接续千年文脉;乡村社区中,十几支战鼓队,几十个非遗传承人常态化开展教学,免费授艺、薪火相传,让古老技艺扎根乡土、代代延续。

每逢节庆盛会,思州战鼓必定盛装登场,再现千年盛景。鼓手们身披仿古战服,身姿挺拔、意气风发,列队布阵、击鼓而歌。旗阵翻飞、鼓乐齐鸣,锣鼓相应、声声相和,恢弘的阵势、激昂的鼓点,重现思州战鼓的磅礴气势,彰显新时代思州儿女的昂扬风骨。在非遗保护年会、民俗文化展演、节庆庆典的各大舞台上,思州战鼓一次次惊艳亮相,穿越地域的阻隔,向世人诉说千年思州的人文故事,传递西南大地的民族风骨。

千年鼓鸣未歇,文脉生生不息。从沙场号令到民俗烟火,从乡土私藏到时代华章,思州战鼓历经千年风雨,愈发璀璨。它承载着古人的赤诚与智慧,寄托着今人的热爱与坚守,在黔东南的青山绿水间久久回荡,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。愿这穿越千年的鼓韵,始终铿锵激昂、生生不息,响彻思州山河、续写非遗华章,让古老文脉在岁月流转中,永远滚烫、永远璀璨。

□ 杨秀军

丙午国庆抒怀

赤帜高擎国运昌,神州遍处焕新妆。
锦江浪涌千帆竞,梵岳云开万木苍。
天眼巡空昭盛象,银龙逐日越康庄。
同心赓续长征路,浩荡春风歌未央。

□ 莫章海

水调歌头·秋收韵

赤夏未炎尽,转首抱秋阳。峰峦浅雾、沃野庭院桂花香。草色青青渐变,蛙鼓声声悄退,稻浪泛金光。晨夜嫌衣短,白露伴清凉。

陌烟起,镰刀动,桶开张。月令迭替、秋穑方报早春忙。穗粒橙黄闪亮,田垄苦劳翁妪,汗水洒箩筐。当酾一盃酒,笑看满囤仓。

□ 高俊华

清水江畔望江流

云淡风轻日正秋,水碧沙现影自游。
萧萧远林飘红袖,款款前浪点白鸥。
老侬放牛牧江野,新妆粉面下木楼。
峦峰开容千重翠,龙塘锁画一渔舟。
江南烟雨何须恋,禹王宫苑正可图。
码头依旧西行记,同卿从此东渡求。
客子久违好景借,知行更待守仁修。
凭轩尽收浩天阔,清水江畔望江流。

□ 莫昌波

感读《锦羽栖岚》

锦羽栖山起霓岚,云霞漫染映箐蛮。
沟溪潺潺千年韵,洞陂邈邈百花欢。
自古英贤出乡野,侗寨犹尚古今谭。
千载文风流芳永,新成书卷有大观。

□ 郜昌广

父亲与秋

烧烤还在架上滋滋作响
院子里弥漫着稻香
一群成年男女围着烧烤架
吃香喝辣
觥筹交错的声响淹没
纺花娘此起彼伏的歌唱

金黄的稻谷装进蛇皮袋
搭乘众人的肩膀缓缓驶入粮仓
怎么堆也堆不出
山的模样
父亲拾起一粒稻谷放进嘴里
怎么咬也咬不破
一粒米的“衣裳”
玉米也不像以前
堆满三间四屋

今夜
父亲滴酒不沾
正如一只秋蝉
不饮一滴露

□ 楚槐序

山风吹过苗岭

推开屋门,走入一幅
山水画的景深里
我在田埂上漫步,与山风
一同辨认着,散落四处的鸟语

虫声依旧传得很远
这些相伴多年的故友
至今,还在山中
维护着干净的背景音

树枝与微风
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
巴茅草的衣领上
还有薄雾未擦干净的签名

不远处,瀑布在崖壁上滔滔地直言
在一万吨花朵打开的春天里
积蓄多时的香气
跟随着人们四处远行

曾目睹了一整个乡野童年的小路
此刻,成年的脚后跟
又来复习了一遍
这片稻田里的灰泥

植物们坐在风的恩典中
欣赏云的变幻莫测
我静静地看着温驯的山
整座苗岭的柔情
都可以从眼下的一颗露水说起